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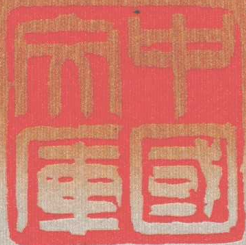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库

· 文学类 ·

南渡记

野葫芦引第一卷

· 宗璞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文库

文学类

南渡记

野葫芦引第一卷

宗璞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野葫芦引：南渡记 东藏记 / 宗璞著. —北京：人民
文学出版社，2005.1

(中国文库)

ISBN 7-02-005090-5

I. 野… II. 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7623 号

责任编辑：杨 柳

整体设计：翁 涌

责任印制：董文权 李 博

野葫芦引：南渡记 东藏记

Yehuluyin: Nanduji Dongcangji

宗 璞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：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19.375

字数：470 千字 印数：1-4500

ISBN 7-02-005090-5

定价：32.00 元（全二册）



作者像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（1）哲学社会科学类（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）；（2）史学类（通史及专史）；（3）文学类（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）；（4）艺术类（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）；（5）科学技术类（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）；（6）综合·普及类（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）；（7）汉译学术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）；（8）汉译文学名著类（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）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

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东生
李从军 宋木文 徐惟诚

主 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丁一平 丁亚平 艾 东 龙 杰 卢锡铭 田胜立
吕建华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玉 刘国辉 杨德炎
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张伟民 张树相
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贺圣遂
贺耀敏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赖德胜

“中国文库”第二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 员：（按姓名笔画为序）

于殿利 刘晓东 孙延凤 李 岩 李师东

李济平 陈有和 汪家明 程大利 管士光

出版编务组：

陈鹏鸣 仵永成 杨 静 蔡增裕 李红强

孙 牧 乔先彪

人 物 表

- 孟 樾(弗之) 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
- 吕清非 孟樾岳父
- 吕碧初 孟樾夫人、吕清非三女
- 峨(孟离己) 孟樾长女
- 媚(孟灵己) 孟樾次女
- 小 娃(孟合己) 孟樾子
- 吕绛初 吕清非次女
- 澹台勉 绛初丈夫
- 玗 子(澹台玗) 绛初女
- 玮 玮(澹台玮) 绛初子
- 赵莲秀 吕清非续弦夫人
- 吕贵堂 吕清非本家侄孙
- 吕香阁 吕贵堂女
- 卫 葑 孟樾外甥、明仑大学教师
- 凌雪妍 卫葑妻
- 李宇明 明仑大学教师,卫、凌好友
- 凌京尧 凌雪妍父
- 岳蘅芬 凌雪妍母
- 缪东惠 岳蘅芬舅父
- 掌心雷(仇欣雷) 峨同学
- 麦保罗 美国驻华使馆官员、玗子男友

庄 卣辰	明仑大学物理系教授
玳 拉	庄卣辰妻
庄无因	庄卣辰子
庄无采	庄卣辰女
李 涟	明仑大学中文系教师
金士珍	李涟妻
之芹、之薇	李涟女

序 曲

【风雷引】百年耻，多少和约羞成。烽火连迭，无夜无明。小命儿似飞蓬，报国心遏云行。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，早听得卢沟桥上炮声隆！

【泪洒方壶】多少人血泪飞，向黄泉红雨凝。飘零！多少人离乡背井。枪口上挂头颅，刀丛里争性命。就死辞生！一腔浩气吁苍穹。说什么抛了文书，洒了香墨，别了琴馆，碎了玉笋。珠泪倾！又何叹点点流萤？

【春城会】到此暂驻文旌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。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，嚼不烂软塌塌苦菜蔓菁，咽不下弯曲曲米虫是荤腥。却不误山茶童子面，腊梅髯翁情。一灯如豆寒窗暖，众说似潮壁报兴。见一代学人志士，青史彪名。东流水浩荡绕山去，岂止是断肠声！

【招魂云匾】纷争里渐现奇形。前线是好男儿尸骨纸样轻，后方是不义钱财积山峰；画堂里蟹螯菊朵来云外，村野间水旱饥荒抓壮丁！强敌压境失边城！五彩

笔换了回日戈，壮也书生！把招魂两字写天庭。孤魂万里，怎破得瘴疠雾浓。摧心肝舍了青春景，明月芦花无影踪。莽天涯何处是归程？

【归梦残】八年寒暑，夜夜归梦难成。蓦地里一声归去，心惊！怎忍见旧时园亭。把河山还我，光灿灿拖云霞，气昂昂傲日星。却不料伯劳飞燕各西东，又添了刻骨相思痛。斩不断，理不清，解不开，磨不平，恨今生！又几经水深火热，绕数番陷人深井。奈何桥上积冤孽，一件件等，一搭搭迎。

【望太平】看红日东升。实指望春暖晴空，乐融融。又怎知是真 是幻 是辱 是荣 是热 是冷 是吉 是凶？难收纵，自品评——且不说葫芦里迷踪，原都是梦里阴晴。

第 一 章

—

这一年夏天，北平城里格外闷热。尚未入伏，华氏表已在百度左右。从清晨，人就觉得汗腻。黑夜的调节没有让人轻松，露水很快不见踪影，花草都蔫蔫的。到中午，骄阳更像个大火盆，没遮拦地炙烤着大地，哪儿也吹不来一丝凉风。满是绿树的景山，也显得白亮亮的刺眼。北海和中南海水面积着阳光，也积着一层水气，谁知道水也不会清凉。空气经过暑热的熬煎，吸进去热辣辣的。在热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令人惊恐的东西，使人惴惴不安。

说不出这种惴惴不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它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人所熟悉的一种心情。自从东北沦陷之后，华北形势之危，全国形势之危，一天比一天明显。《塘沽停战协定》实际承认长城为中日边界。《何梅协定》又撤驻河北的中国军队，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。日本与汉奸们鼓噪的“华北自治运动”更是要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。几年下来，北平人对好些事都“惯”了。报纸上“百灵庙一带日有怪机侦察”的消息人们不以为奇，对街上趾高气扬的外国兵也能光着眼看上几分钟。三教九流、各行各业各自忙着生计时，还不失北平人的悠闲。晚上上戏园子听两口马派或谭派。摆香烟摊儿的在左近树杈上挂着个鸟笼子。学生们上学时兴兴头头把车骑得飞快。太阳每天从东四牌楼东转到西四牌楼

西，几座牌楼在骄阳中暴晒过多少年，并未发生火灾。什刹海绿堤上夏天的鲜碗儿里，鲜藕、鲜菱角和鲜鸡头米没有少了一样。就在这平淡中，掺杂着惴惴不安。像是一家人迫于强邻，决定让人家住进自己院子里，虽然渐渐习惯，却总觉得还是把他们请出去安心。

人们过日子之余，还是谈论天气居多。“今年这天可真邪乎！”其实去年可能也一样热，只是人们不记得罢了。

不过明天或下一分钟要发生的事，黎民百姓谁也难于预料。

这天下午两点多钟，西直门过高亮桥往西往北的石子路隔着薄底鞋都发烫。这路有北平街道的特点，直来直去，尽管距离不近，拐弯不多。出西直门经过路旁一些低矮民房，便是田野了。青纱帐初起，远望绿色一片。西山在炽烈的阳光下太分明了，几乎又消失在阳光中。路旁高高的树木也热得垂着头，路上车辆很少。一辆马车慢吞吞地走着，几辆人力车吃力地跑。只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得飞快，向北驶去。

车上坐着两位四十上下年纪的先生。他们是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孟弗之和物理系教授庄卣辰。

孟樾深色面皮，戴着黑框架眼镜，镜片很厚，着一件藏青色纺绸大褂。庄卣辰面色白净，着一件浅灰色绸大褂。他们刚在城里参加过一个聚餐会。孟先生闷闷不乐。庄先生却兴致勃勃。

“蒋的这次庐山谈话会规模不小。”庄卣辰说。他每次参加这种聚会都觉得很新鲜。其实庐山谈话会的消息，报上已登了许多天。谈话会分三期进行，邀请许多名流学者参加，中心议题是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策。

孟樾看着前面白亮亮的迅速缩短着的路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可真能解决什么问题！”“邀请你参加第三期，你要去的了？”卣辰头小，眼睛长而清澈。脸上总有一种天真的神情。

孟樾转过脸，对卣辰笑了一下：“去是要去，只是我怀疑有什么

作用。杨、秦两校长已经到了南京。现在大概已经在庐山上了。”

“谈谈总有好处。”卣辰好心地说明。

“我们国家积贫积弱，需要彻底的改变。”孟樾说，“你听见那民谣吗？”他一面说话一面回想着聚餐会上听说的民谣，那是他的连襟澹台勉说的。澹台勉是华北电力公司副总经理，留学德国，是工商界一位重要人物。他最近到下花园煤矿视察回来，说那里流行一首民谣：“往南往南再往南，从来不见北人还，腥风血雨艳阳天。”当时大家说这像是一首“浣溪沙”的上半阙。孟樾说，民谣素来反映人心，也有一定预言作用。他反复念了两次“腥风血雨艳阳天”，餐桌上的空气渐渐沉重。有两位先生正举箸夹菜，那乌木箸也在半空中停了片刻。

“民谣其实都是人故意编出来的。”卣辰说，“譬如李渊要做皇帝，就编一个十八子怎样怎样，忠义堂前地下的石碣当然是事先着人埋好的。”

“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？”孟樾一半是问自己，“我们的国家已经经过快一百年的腥风血雨了——其实逃不过的。”

“打仗吗？”庄卣辰坐直了身子。

孟樾沉默了半晌，才说：“政府现在的对策仍是能忍则忍。今天大家谈话虽大都表示要立足于战，却较谨慎，你看得出来吗？”

卣辰睁大眼睛，认真地想自己看出来没有。

白闪闪的路继续缩短着。他们斜穿过一个小镇，很快看到明伦大学的大门。

车子驶过校门，穿着制服的校警向他们肃立致敬。孟樾摆一摆手。校园里别是一番天地。茂密的树木把骄阳隔在空中，把尘嚣隔在园外。满园绿意沉沉，一进校门顿觉得暑意大减。

“先送庄先生。”孟樾吩咐车夫老宋。

车子绕过一条小河，很快停在一座中式房屋前。庄卣辰下车前郑重地说：“我看出来了，也有人谨慎，你看得出来没有？”

还没有等回答，他就说：“那就是你。”

两人各自抬抬手臂，算是分手的礼节。

车子复又绕过小河，往校园深处驶去。

“我说了些什么？”弗之想。他素来是个谨慎的人，常常把做过的事回想一遍。他自己曾说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太费时间。一省还是做得到的。”他很快想起来，午饭间他曾说：“国家到得这个地步，远因是满清政府的腐败，近因就得考察一下。中华民族有的是仁人志士，为什么许多事办不成？主要是不团结。”接着说到以北平为国际性的文化城的不可行处。这种设想几年前便有，要把北平变为不设防城市，要将华北作为特殊地区。弗之说，华北特殊化实在是日本操纵的“华北自治运动”的延续。“自治来自治去，都自治到别人名下去了。”下面的话大概有不谨慎的嫌疑。他说的是“苏联革命有其成功之经验。是不是社会主义更尊重人才，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，也能更使人团结？”当时中文系讲师钱明经咳了一声，似乎不以为然。生物系教授萧澹马上岔开了话，一般地说了几点目前形势。

“子蔚谨慎有过于我啊。”弗之暗想。他知道萧澹岔开话是免得多谈主义。可是大家虽都谨慎，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语，却于沉重之间感到腥风血雨之必来，而且不该躲避。

“我辈书生，为先觉者。”弗之想着，望着秀丽的校园。车子经过一处新修整的假山，在玲珑剔透的孔穴间留有一窄块平石，说好等他题字的。

车子经过槐阴夹道的路，经过小山和几座古式建筑，停在孟宅门前。他下了车，对老宋说：“明天下午三点，到欧美同学会。”老宋恭敬地应了一声，看着孟樾进了门，才把车开走。

屋内很静。悬着浅黄色纱窗帘的小门厅十分舒适宜人。通过道的门楣悬着一个精致小匾，用古拙的大篆书写“方壶”二字，据考证，这是这座房屋原址的名字。不远处的校长住宅，名为“圆甌”。

孟樾每次回家，一跨进大门，便有一种安全感。他知道，总有一张娴静温柔的笑脸和天真的、稚气的叫“爹爹”的声音在等着他。他们该都睡过午觉了？他走进过道，过道拐弯处有一个向外凸出的弧形的窗，正对花园。凸窗下有一个嵌在墙上的长木椅，是孩子们爬上爬下的地方。这时一个男孩正垂头坐在那里。

“小娃！你怎么没睡觉？”孟樾诧异地问。

小娃没有像往常一样扑上来迎接爹爹。他慢慢放下手里正玩着的东西，抬起头来，脸上带着专注沉思的表情，和一个六岁的孩子很不相称。停了一下，他还是跑过来牵住爹爹的手，一面仰着脸儿，问：“爹爹，耶稣是哪一年生的？”

孟樾每天和孩子谈话的时间很少，而每次小娃都提出不止一个问题，使他颇失为父的尊严。这次倒还好，他不必思索就答出来：“今天是一九三七年，七月七日。耶稣是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以前出生的。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从耶稣出生那年开始算的。”

“为什么从耶稣开始算？为什么不从你生出来或者娘生出来或者姐姐或者媚生出来开始算？”

“耶稣是个伟大的人物。”孟樾说，觉得一时很难讲清耶稣究竟怎样伟大。“他爱人，愿意为别人牺牲——小娃刚刚玩的什么？”

他们走到凸窗前，小娃从椅上拿起一个木制十字架递给孟樾。这十字架上有耶稣受难像，雕镂精细。无怪乎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“这是媚从姐姐房间里拿来的。”

姐姐孟离已小字峨，今年从一个教会中学毕业，正准备考大学。

“耶稣爱人，愿意牺牲，别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吗？”小娃仍仰着小脸问。

“那些人当然是坏人。”孟樾忽然有些烦躁，把木像还给小娃。小娃体谅爹爹可能累了，便握住木像不说话，跟着孟樾走进内室。